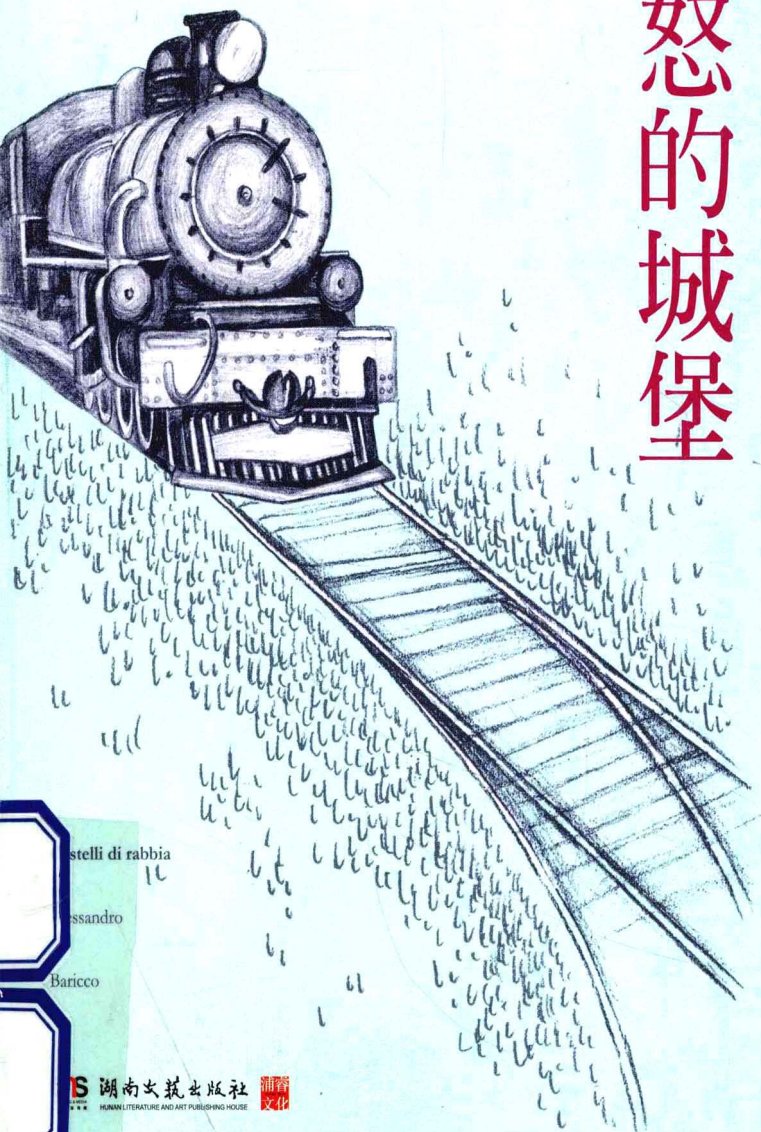


[意] 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 著

陈英 译

愤怒的城堡



stelli di rabbia

ssandro

Baricco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愤怒的城堡

[意] 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 一 著

陈英 一 译

Castelli di rabbia

Alessandro

Baricco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CASTELLI DI RABBIA by Alessandro Baricco
Copyright © 2011, Alessandro Baricco, 2002
First published in 1991 by Rizzoli, Ital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.,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8-2012-36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愤怒的城堡/(意)巴里科(Bariccol,A.)著;陈英译.

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2.8

ISBN 978-7-5404-5721-1

I. ①愤… II. ①巴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

① 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9273 号

愤怒的城堡

[意]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著 陈英译

出版人	刘清华
出品人	陈昱
责任编辑	傅伊
封面设计	周伟伟
出版发行	湖南文艺出版社 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)
网 址	www.hnwy.com
出 品 方	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200020)
经 销	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	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	9.25
书 号	ISBN 978-7-5404-5721-1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7878880

我们好运不断……

致远方的卡琳娜

第一章

Chapter One

——喂！这儿没人吗？布拉斯！该死的！这里的人都聋了吗？布拉斯！

——别大声嚷嚷，对你没什么好处，阿罗尔德。

——你死到哪里去了？我在这儿一个小时了。

——瞧瞧，你的马车破成什么样子了，阿罗尔德，你不要这样到处丢人现眼。

——别管我的马车，你先拿着这个。

——这是什么东西？

——我不知道，布拉斯。我怎么知道。是个包裹，一个寄给瑞太太的包裹。

——给瑞太太的？

——昨天晚上到的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。

——给瑞太太的包裹……

——听着，布拉斯！你愿意拿着它吗？我得在中午前回到桂旒葩。

——好吧，阿罗尔德。

——交给瑞太太，拜托了……

——交给瑞太太。

——好啦，布拉斯，别像个傻小子。时不时也到城里来逛逛，总待在这里你会烂掉的。

——你的马车看起来真寒碜人，阿罗尔德。

——好啦，再见啦！好好干，小伙子，走吧……再见，布拉斯！

——嗨，如果是我驾那辆车，我就不会跑太快，阿罗尔德！我就不会跑太快。那辆车也跑不快，真寒碜，一架破马车。

——布拉斯先生……

——看起来好像走几步就会散架……

——布拉斯先生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那段绳子了。

——真能干，皮特。把绳子放在马车里。

——绳子在麦地里呢，开始没看到。

——好吧，皮特，你现在到我这里来。放下那段绳子。

过来，孩子，我要你现在回家去，立刻过来，你听到了吗？拿着，拿着这个包裹。跑去找玛格，把这包裹交给她。听着，告诉她，这是给瑞太太的，好吗？你这样跟她说：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，昨天晚上到的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，听明白了吗？

——明白了。

——这包裹是给瑞太太的。昨天晚上到的，从很远……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。你得这样说。

——从很远的地方，好吧。

——去吧！跑着去……边跑边重复，这样你就不会忘了。赶紧去吧，孩子。

——好吧，先生。

——大声重复，这个方法很管用。

——好的，先生。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，昨天晚上到的……昨天晚上到的，好像是……

——跑着去，我说过了，要跑着去！

——……从很远的地方寄来，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，昨天晚上到的，好像是……从很远的地方寄来……这个包裹是给……瑞太太的……给瑞太太的……给瑞太

太的，昨天晚上到的……好像是……好像是……从很远的地方寄来……很远……这个包裹……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……从很远的地方……不，昨天到的……昨天……到的……

——嘿！皮特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你要跑到哪里去？

——你好，安奇……昨天到的……我在找玛格，你见到她了吗？

——她在厨房里。

——谢谢！安奇……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……昨天到的……好像是……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……从很远……这个包裹……您好呀，哈普先生！……是给瑞太太的……昨天晚上到的……好像是……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……瑞太太……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……玛格！

——小家伙，什么事？

——玛格，玛格，玛格……

——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皮特？

——一个包裹……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……

——让我看看。

——等一下，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，是昨天晚上到的……

——怎样？皮特……

——……昨天晚上到的……

——……昨天晚上到的……

——……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到的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。

——好像是很远的地方？

——是的。

——让我看看，皮特……好像是很远的地方……这上面写满了字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觉得一定能知道从哪儿寄来的。过来看看，施蒂特，有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……

——包裹？说来听听，很重吗？

——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。

——别闹了，皮特。包裹很轻，很轻，你说呢？施蒂特，你不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份礼物吗？

——那谁知道呢，说不定是钱呢。或者是有人恶作剧。

——你知道女主人在哪儿吗？

——我看见她向房间走去了。

——好啦，你待在这里，我上去一下。

——我可以跟你去吗？玛格。

——来吧，皮特，别磨蹭。我很快回来，施蒂特。

——是个恶作剧，我看就是个恶作剧。

——会是个恶作剧吗，玛格？

——那谁知道，皮特。

——你知道的，但你不想说，是不是？

——我就是知道也不跟你说，就不告诉你。关上门，得了吧。

——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发誓。

——皮特，听话……以后你也会知道的，你会见到……或许将会有一个节日……

——一个节日？

——差不多吧……如果，里面有我想到的东西，明天将是一个特别的日子……或者后天……或者过几天……总会有个特殊的日子……

——一个特殊的日子？为什么说是特殊的？

——嘘！待在这儿别动，皮特。不要乱动，行吗？

——好吧。

——不要动……瑞太太……对不起，瑞太太……

这时，就在这时，瑞蓉从书桌前抬起头来，她把目光投向闭着的门。瑞蓉，瑞蓉的脸。桂旒葩的女人们在照镜子时会想着瑞蓉的脸。桂旒葩的男人们在注视自己的女人时也会想着瑞蓉的脸。她的头发，她的颧骨，她洁白的肌肤，她的眼帘。除了这些，最生动的是她的嘴：无论是嫣然一笑，还是大声叫嚷；无论是沉默不语，还是顾盼流连。瑞蓉的嘴总能让你心神不宁，它很轻易地就能勾起你的幻想，扰乱你的思绪。“有一天，上帝描绘了瑞蓉的嘴，就在那里，人们产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原罪感。”蒂克特是这样描述的，他在神学院做过厨子，对神学略知一二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。别人都说他以前工作的地方是个监狱，他反驳道：“笨蛋，那不是一回事。”人们都说那张脸难以描述，自然是指瑞蓉的脸。她的脸已经在人们的想象里根深蒂固。现在这张脸就在那里，就在那儿，对着闭着的门。这一刻，她从书桌前抬起脸来，对着关着的门说：

——我在这里。

——这儿有您的一个包裹，太太。

——进来吧，玛格。

——有个包裹……是给您的。

——给我看看。

瑞蓉站起身来，接过包裹。她看了看用黑墨水写在牛皮纸上的名字，把包裹翻转过来，抬起头，眨了一下眼睛，重新看着包裹。又从书桌上拿过一把裁纸刀，割断了绳子，把包裹拿在手里。撕开牛皮纸，露出白色的包装纸。

玛格往门边倒退了一步。

——别走，玛格。

她撕开白纸，下面是一个玫瑰色纸包着的紫色盒子，紫盒子里有一个绿色布面的小盒子展现在瑞蓉的眼前。她打开绿盒子，看了一眼，不动声色地合上。然后她转向玛格，微笑着对她说：

——瑞先生快回来了。

就这样。

玛格跑下去告诉皮特，“瑞先生快回来了”。皮特喊道：“瑞先生快回来了。”所有的房间都回荡着“瑞先生快回来了”，直到有人从窗口喊了一句：“瑞先生

快回来了！”“瑞先生快回来了”。这句话一直传向田野，“瑞先生快回来了”；这消息从一片田野传向另一片田野，一直传到河边，听到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瑞先生快回来了。”声音很大，玻璃厂都有人听到了喊声。他们奔走相告，瑞先生快回来了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议论纷纷。炉窑那里噪声比较大，以至于有人不得不提高了声音问：“你们说什么？”“瑞先生快回来了。”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连有点耳背的伙计都知道了这条消息。“瑞先生快回来了”，这消息如雷贯耳。瑞先生快回来了，啊，瑞先生快回来了。总之，像一场爆炸响彻云霄，回荡在人们的心里、眼里，一直传到桂旒葩：距这里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人们看见奥里威一路跑来，他下马的时候没踩准镫子，一下子滚到地上。他嘴里骂骂咧咧的，一手拣起他的帽子，屁股还在泥里，小声嘟囔着，好像他掉下来时把那句话也摔坏了，摔得漏了气，沾了土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瑞先生快回来了。”

瑞先生时不时回来。他通常都是在离开一段时间以后回来。这件事情体现了他的内心状态，也可以说，体现了他的心绪。瑞先生办事情总是有板有眼。

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有时候会离开。从来都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，没有特定的季节和日子，也没有特定的情况。很简单，他说走就走。他用几天的时间准备大大小小的东西：马车、信件、行李箱、帽子、旅行书桌、钱、证件，诸如此类。他不停地整理，通常都是面带微笑。每一次都像一只无头苍蝇，投身到这种繁杂的家务中，充满耐心地瞎折腾一气。这种活动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，如果不是最后那个必然时刻的到来。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仪式，几乎难以察觉。这个仪式只在心里进行：他关掉灯，和蓉待在黑暗中，两人默默地并排躺在床上；在不安的夜里，她任时间白白地流逝，然后闭上眼睛说：

——晚安。

又问：

——你什么时候出发？

——明天，蓉。

第二天，他出发了。

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连蓉也不知道。有人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。有人列举了那年夏天那件众所周知的